

有杯咖啡永远热

因为城里家事繁冗,多日未到乡间书房,那天抽空去了,还没走进书房,就发现书房外的小花园呈现荒芜状态,灌木长疯了,玉兰树被牵牛花藤缠绕,野草丛生,仿佛提醒我今夏雨水是如何丰沛。

走进栅栏,吃惊不小。实际是我让里面的一个生命吃一大惊。那是一只猫。它吃惊,是因为不承想我的出现。我吃惊,倒不是因为在意野猫进入我的小花园,而是瞬间以为那是一种灵异现象——难道,狸狸竟然复活了吗?

我家有两只爱猫,一只纯白蓝眼长毛波斯猫,一只脸部 and 前后身花狸其余部分纯白的短毛猫,前者名晴晴,后者名狸狸。前些年相继去世后,都以锦匣葬在了这个小花园里。眼前的这只警惕地趴伏着瞪视我的花狸猫,酷似狸狸啊!它怎么不马上跑开呢?啊,明白了——我发现它身后有四只小猫,显然,那是它的子女,大概还没断奶,作为一个母亲,它不能丢下小猫自己逃开。我更加吃惊,因为那几只小猫,两只纯白,一只浑身花狸,一只与母亲

相同是身上除了花狸毛还有纯白部分,这就说明,它们的父亲,应该是一只纯白的公猫,呀,难道晴晴和狸狸全都复活,而且婚配,在此产下了后代吗?

我蹑手蹑脚离开小花园,绕到另一面进入书房,立即往城里打电话,告诉老伴所看到的异象,她激动不已:“你怎么光看到狸狸?晴晴呢?”我跟她说:“我们的晴晴狸狸应该还都在地下安息,你别忘了,它们都是公猫。一定是有只酷似晴晴的公猫,跟这酷似狸狸的雌猫,生下了四个宝宝,而公猫对小猫不负责任,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,只剩下猫妈妈带着猫宝宝在那小花园里安家。不过,巧合得实在神秘!”老伴感叹之余,立即给我几条指示:“不要吓走它们!不要清理花园!立刻去给它们准备猫窝、猫粮和饮水盆!”我很快一一落实,可喜的是猫妈妈看出我的善意,没有

带着猫宝宝转移。

入夜,我从窗隙朝外望,不见小猫,但猫妈妈在吃猫粮,心中祈祷它们能长久在花园中定居。用音响送出柔曼的曲调,我在落地灯光圈里翻阅女作家苏葵寄给我的散文集。苏葵多次到世界各地“自由行”,我非常羡慕,“自由行”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以及兴致和体力自不必说,最好还具有外语对话的能力,苏葵不仅这几个条件全都具备,还有一颗敏感的心和一支绣花针似的笔,我最欣赏她抛开一般游记介绍名胜古迹或作些中外对比的套路,而从“凡景”“琐事”里勾勒出人情之美的那些细腻舒缓的文字,比如她写到佛罗伦萨小巷中一对老人牵手同行停下轻吻的场景,感悟人生中“相依”的易与不易。苏葵把这个集子命名为《咖啡凉了》,在最后一篇文章里对世道速变发出惆怅的喟叹,我虽有所共鸣,却

不由得产生了逆向思维。

我在灯下想到窗外“复活的狸狸”,想到狸狸的来历。21年前,我遭遇人生中最大挫折,这挫折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一条“刚刚收到的消息”向全世界昭示,并且刊登在第二天所有报纸的头版。我作为主编为杂志惹的祸理应承担全责。确实有许多杯咖啡立马凉了,甚至凉咖啡也拿走了。这很正常,不应抱怨。但就在这样的时刻,有杯热咖啡送到了我的眼前:同事带来一个纸盒,说是杨学仪师傅送给我的,纸盒里是一只幼猫,后来被取名狸狸。杨师傅知道我爱猫,知道我在遭遇挫折后心烦意乱,家里走失了爱猫,他就用送猫来表达他那热辣辣的安慰。

那时杨师傅已因病休养。他在杂志社当主编开车,几年里是越开主编年龄越小,先是接送李季,那时候六十多岁,比他大,后来是王蒙,五十出

头,比他小,到我坐进车里时,他奔六十而我只四十四岁,开始我们俩都感到尴尬。他为王蒙开车时,西装革履十分气派,而那时的王蒙穿着还很随便,有时到了某场合,他下了车,人家就簇拥上去把他当主编往里迎,他忙摆手指向王蒙,竟还有人坚持觉得他就是王蒙而在幽默。我不记得是在哪一天,经过我们双方努力,杨师傅跟我说:“咱爷俩可以交朋友了。”他竟为惹了祸的朋友送来了无言的温暖。那以后没几年杨师傅因病去世。

世事多变,咖啡会凉,但有一杯咖啡永远是热的,那里面满盛超越世态炎凉的宽厚与善意。

(刘心武 来源:新民晚报)



候,老家母亲临终前一直叫着他的名字,而他却没能守在母亲的身边为老人送终。母亲灵柩前,他泣不成声:“娘,孩儿不孝……但我和战友许下的诺言,哪怕没有第二个人听到,我也要用一生去做到。而且我知道,如果当年在战场上我和战友可以交换生死,就算活着的战友怎么对你们好,你也一定不愿意我冰冷地躺在异国他乡……”

日日月月年年,他在战友父母身边守候尽孝,一晃就是40年。两位老人病重时,他更是端屎倒尿从不皱眉,直到他们在他的怀里安详地闭上眼睛。送走了两位老人后,他捧着战友的遗像说:“我说过的话,我都做到了……”

原来,40年的苦乐沧桑,他为了的就是这句话。两个男人间的生死交换,若天地有知,也该为他们动容吧?

(程晓燕 来源:青年文摘)

怕你心疼

“好几个同学都说您做的咸菜好吃,嫌我带得太少。瞧,这次他们把饭盒都塞给我了。”正在上高中,一个月回家一次的姐姐一进屋就冲母亲嚷着。

母亲忙说:“咱农家啥都缺,就是不缺咸菜。等走时,妈给你多炒些,把他们的饭盒都装满。”

晚上,母亲特意用晒在墙上的一小块腊肉炖了一锅香喷喷的土豆。姐姐抛开矜持,那副吃相看得我和母亲都目瞪口呆。

第二天,姐姐临走时,母亲竟不可思议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沓钱,抽出几张让姐姐带上。更让我惊讶的是,姐姐也从兜里拿出一小沓钱,冲母亲晃晃说:“您看,我还有这么多呢,这次就不拿了。”

走出家门,我问:“姐,你真神啊。怎么一点儿钱也没花,还剩那么多啊?”

“说了你可得替我保密啊。”

姐姐说:“那钱是从同学那里借的,回去要还给人家,我是不愿看到母亲挨家挨户为我借钱啊。那些饭盒都是同学的,不过,咸菜是带给自己吃的。回到学校,我就倒在那几个大玻璃瓶里,能吃好长时间呢。”姐姐说这话时,一脸得意的神情。

回到家,母亲说:“你看会儿家,我去还钱了。”

“还钱?还什么钱?”

“你傻啊。妈怎么会有这么多钱?我算着你姐快回来了,就事先借点儿钱,让她拿钱时别心疼。”

我强忍着,见母亲出了门,才任由泪水淌下来。

(张成 来源:民间文学)

天堂和地狱

男人和他的狗沿着一条道路散步。男子欣赏着自然风景,突然他意识到他已经死了。他想起自己还有那条忠于自己的狗,都已死了多年。

他不知道眼下这条路通向哪儿。过了段时间,他和狗沿着路来到一堵高高的白色石墙下。他看到宏伟壮丽的拱形大门和一张桌子,桌后有个男人。他走到跟前,大声问道:“劳驾,请问这是哪里?”

“这是天堂,先生。”

“能找点儿水吗?我们旅行得很远。”男子说。

“有的,来吧,先生。”

守门人一个手势,门就启开。

“我的朋友,”旅行者指着自己的狗问,“它能进去吗?”

“很抱歉,先生,我们不接受宠物。”

男子想这些年来,这条狗一直忠于自己。然后掉转头,返回来时路。又走了很久,他走上一条平坦的泥土路,路的前方通向一个农场,农场的大门看上去好像从未关闭过。四周也没有围栏。他走进大门,看到里面有名男子正靠着树在看书。

“打扰了!”他和读书人打招呼。“你有没有水?我们旅行得很远。”

“有的,那里有个水龙头。”

“我的朋友能进来吗?”旅行者指着他的狗。

“欢迎你与它共享,水龙头旁应该有个碗。”

“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?”旅行者问。

“这是天堂。”

“哦,不可思议。”旅行者说,“之前那条路有个男子也说那里是天堂。”

“哦,不是的,那是地狱。”

“哇,你疯了,用这样的字眼称呼那个地方。”

“是的,那个地方筛选出了为换取某种物质而抛弃朋友的家伙。”

(王卓 来源:青年参考)

男人间的交换

收到儿子从前线发来的平安信,那是真正的“家书抵万金”。而这对于他来说却是一种煎熬。因为总有一天,战友的家人会发现,到时自己不知该如何交代。

他担心的事很快发生了,战争结束后,战友的家人收到了乡政府发放的抚恤金。这让战友家人大感意外:“你们肯定弄错了,我儿子每月都写了信寄了钱回家的。”经过民政部门核实的调查,战友的家人才知道,他们收到的钱和信一直是他在寄。真相揭开后,战友一家陷入了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。但他一如既往地写信安抚他们:“爸、妈,你们的好儿子走了……以后,我就是你们的亲生儿子……”

回国后,他找到了战友的

家乡,走到战友的父母面前行了个军礼后,动情地叫道:“爸、妈,儿子看你们来了。”战友的父母见到素未谋面的“儿子”,长久压抑在内心的悲伤瞬间爆发,两人上前紧紧抱住他,泣不成声。他为战友的双亲擦去脸上的泪痕,噙着泪水安慰他们:“爸、妈,你们别伤心,儿子会孝敬你们一辈子的……”

战友有4个年幼的弟妹,一家人住在一间破败不堪的茅草屋里,大风一刮房屋就摇摇欲坠。看到这一切后,他心里很难受,觉得自己更有一份责任。回到部队后,他向战友们借了一笔钱,为牺牲的战友家里盖了三间房子。

转业后,他告别父母,来到了战友的家。本来,他可以

分配到大城市工作,可他放弃了,来到了战友老家一个偏僻的供销社工作。他的想法很简单,他要代替战友留在父母身边,照顾好这个家。为了能让弟妹吃饱,他自己买便宜的青菜填肚子,以便更多地省下粮票带回家。就这样,他把4个弟妹拉扯成人,为他们盖起房子,还帮他们成家立业。而对两位老人,他伺候得更周到。有一次,战友母亲病重,说想吃黄瓜。那时候正值冬天,他捧着战友的遗像说:“我说过话,我都做到了……”

原来,40年的苦乐沧桑,他为了的就是这句话。两个男人间的生死交换,若天地有知,也该为他们动容吧?

(程晓燕 来源:青年文摘)

妈妈的意义

又是一惊:小妹妹不知道,因为妈妈没说过。去问妈妈,妈妈说了半天,张晶也没听清是姓杨还是姓黄还是姓张!小妹妹笑了,说她听清了是姓张!张晶流泪了,说好吧,那就姓张,张月!

生日是无法知道了,姐妹俩商量着定为6岁,相识那天为生日。从此,张晶就教张月学琴,同时教文化。张月的妈妈捡垃圾更拼命了,不久就给张月换了新衣,又不久竟给张晶送来了3000多元,摆明了是女儿的投师费,她比画着说自己心里啥都知道!张晶推不掉,就让张月好好留着,将来有大用。

1994年6月,张月参加市第6届少儿艺术大赛,站着弹还有点费劲,两只小手和身体一起游移挪挪,看着都让人心疼。就这样,她获得了古筝幼儿组一等奖,一曲《高山流水》,被8岁的她弹到了极致,全场的脸都是惊喜与疼爱。没人知道,这时站在剧场外的一身破衣、使劲往里看的垃圾婆就是张月的妈妈!

之后,张晶去北京从师深造了,把张月介绍给老师。张月的妈妈用她捡垃圾的蛇皮袋给老师背来了6000多元,全是毛票。她比画着,流着泪,表达对老师的感恩。老师也掉

泪了,他一分不收,又义务做了两件好事,一是让这对母女有了户口,二是让张月去一个小学试考,结果,8岁的张月考上了五年级!

学琴中的张月越来越拼命,张月的妈妈越来越瘦。母女很少见面,妈妈很怕自己的“形象”影响女儿的前程,母女相见时,张月哭叫妈妈的声音摆明着想让全世界都听见!老师为这一次次泪如雨下!

连年8次省市和国家级艺术大赛中,张月独获8个一等奖,“神童”的大号在洛阳已是家喻户晓。1997年8月,张月参加中国音乐学院考级,11岁的她获得少儿所能获得的顶级:8级!妈妈一点也不愁,她把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,并把那些奖状一张挨一张地贴在窗壁上。女儿偎着她,她笑着指指奖状,再指指外面的天,天上有太阳!

几个古筝大师相继来洛阳看望张月,都有收徒之意。1998年初,老师建议张月投师深造,张月正有此意,她向往北京一位大师。老师和张月的妈妈商量,说不清话也不懂琴的妈妈,对女儿和老师是这样比画的:一遍一遍指天,一遍一遍拍自己的肩……“老师和张月都‘听’见了:“女儿想上天就上!先踩

妈妈的肩!”

于是,妈妈陪张月每个星期五下午放学从洛阳到北京,星期日晚上再坐火车回洛阳,第二天照常上课。妈妈曾在火车上捡过垃圾,后来为了女儿,她不捡了,陪女儿坐着,而且换了新衣。

2001年暑假,老师在郊区办了个分校,请张月去教琴。老师苦心通天,鼓励张月边学习边自立。一个暑假,张月挣了6000元!

开学后,张月不能去教琴了。许多学生家长带孩子找到学校,求她一定不要丢下学生。张月只好在星期天去,讲课加个别单训一天一夜一刻不停。后来那个分校又请了别的老师,张月不再去了,有十多个家长带着孩子来洛阳,租房住在艺校附近,只为瞅准机会能让孩子听她再讲几句再手把手教一回!

这时的妈妈还是捡垃圾,张月给妈妈钱,给妈妈租好房,但妈妈死活不要也不去,妈妈用手比画着对她说:改不了,习惯了,闲着和住好房都受不了,女儿能一年半载回窑洞看看妈就行了……张月大哭一场,听了妈的话。她一有机会就回窑洞看妈,不断陪妈捡一捡垃圾,母女俩笑得连天都颤抖!

2006年春,张月带她的

抗美援朝路上,他看见旁边的战友眼角挂满了泪水。他追问,你哭什么?战友答,我再也见不到我父母,尽不了孝。他的眼泪也下来了,说,我也一样。于是,两人击掌盟约:如果哪个牺牲了,幸存者的一定要对方的父母视为自己的亲生父母来孝敬。他们各自把家里的情况写在一张纸上,交换后放进了各人的贴身口袋里。

敌人用飞机加大炮进行疯狂扫射,战斗非常激烈,部队死伤惨重。在一次战斗中,战友中弹倒在了血泊中,他抱着不甘闭眼的战友失声痛哭,说:“兄弟,你放心吧!我会信守诺言,从今以后,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。”

战斗的空隙,他每月坚持模仿战友的字迹给战友父母写信,还把自己每个月的补助津贴省下来寄给他们。远隔千山万水,家人能如期

1992年9月1日,洛阳道北小学来了一对母女,妈妈送女儿上学。这位妈妈许多学生认识,是个要饭的。妈妈跪地哭求,但学校为难。因为这对母女没家没户口,妈妈沾惹带哑,连自己的姓名和老家都说不清楚,学校不敢收。

最后还是女儿拉妈妈起来,拉妈妈走。走到外面,妈妈流着泪一个劲对女儿拍自己的胸膛,六七岁的女儿回头冲学校吼了一声,假爹妈妈说:“我知道,我都知道……”

这对母女究竟从哪里来没人知道,母女俩就住在嫁鸡沟沟底一眼废弃洞里。上学不成,妈妈不再带女儿去要饭了,改捡破烂。

那天,母女俩捡破烂路过村里,女儿不走了,在一家门口停下来,扬脸闭眼使劲地听。一个女孩在弹古筝。妈妈拉女儿走了。后来,女儿经常去那门口听,有一次,妈妈又拉女儿回洞时,女孩出来了,拉了女儿的手对妈妈说:比画着说了半天,妈妈懂了,跪下给女孩磕了个头,走了。女孩12岁,洛阳私立艺校古筝艺术家的徒弟,洛阳连续4届少儿艺术大赛冠军——张晶。张晶小儿麻痹与琴相依为命,她看出小妹妹爱琴非同寻常,她也想有个伴。试了试,张晶大为惊喜:小妹妹一下就记住了三个音区的全部音位,而且反复弹了几十遍不急不躁。张晶问小妹妹几岁了叫什么,